



## 腊八节的秘密竟隐藏在《诗经》中?

聂唯/文

在时光的长河中逆流而上,古老的《诗经》犹如一扇通往先秦岁月的窗。当凛冽寒冬奏响腊八的序曲,悠悠诗韵便与传统节日悄然融合,绘就一幅古韵悠长的民俗画卷。

腊八,这个浸透岁月风霜的节日,虽未在《诗经》中直白提及,却处处可见其踪迹。田间陌上,《诗经》中的人们用勤劳的双手默默筹备着腊八的盛宴。“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仿佛能看见一群身着素衣的女子,笑语盈盈地在草丛间穿梭,轻摘嫩绿的芣苢。这平凡的野菜,或许历经沧桑,已化作腊八粥中不可或缺的养生佳肴,承载着先辈对健康的祈愿。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耕秋收,四季更迭。金秋硕果与沉甸甸的稻穗入仓,谁又能说这不是自然为腊八赠予的厚礼?枣儿的甘甜、稻米的清香,在漫长岁月中,慢慢熬进了寓意团圆的腊八粥中,每一勺都散发着生活的醇厚滋味。

寒冬腊月,腊八的风中似乎总氤氲着祈愿的气息,与《诗经》中的祭祀文化遥相呼应。“于以采蘋?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彼时,人们心怀敬畏,虔诚地在沼泽边、水洲上采集蘋草,以供祭祀。那庄重肃穆的场景,穿越时空,与腊八节敬神供佛的仪式相契合。百姓燃起炊烟,精心熬制腊八粥,热气腾腾的粥香,如无形的纽带,连接尘世与神明。寺庙里,僧众施粥,一碗碗热粥递至民众手中,暖身更暖心,恰似《诗经》中“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所蕴含的慈悲,传递着对美好生活期许。

腊八节的烟火气与人文温情,在《诗经》的社群氛围中寻得根源。“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在那个质朴的时代,邻里情谊真挚热烈。腊八这日,街头巷尾粥香弥漫,邻里间相互馈赠亲手熬制的腊八粥。孩童追逐嬉戏,碗勺碰撞出清脆的声响;大人驻足寒暄,分享生活的琐碎与喜乐。这份源于《诗经》时代的互助与欢聚,在腊八节被演绎得淋漓尽致,让冬日因人情的汇聚而暖意融融,乡土情谊也在这一碗粥的传递中愈发醇厚。

《诗经》中的腊八节,是跨越时空的对话,承载着先民智慧、劳作汗水、虔诚信仰与温暖情谊。岁岁年年,腊八晨曦照亮霜华,那一碗碗腊八粥依旧散发着《诗经》的古韵,让华夏儿女在唇齿间品味历史,在心底续写传统华章,让这份古老浪漫永不落幕。

## 喜庆佳节赏华灯 ——读《符号中国 中国灯彩》

钟芳/文

张灯结彩辞旧岁,红红火火迎佳节。每到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大街小巷挂满璀璨的灯彩,营造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符号中国·中国灯彩》(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一书,从灯彩的悠久历史讲起,详细介绍了灯彩在不同时代的发展与演进,展示了其美轮美奂的艺术魅力。

中国灯彩,又称花灯、灯笼,既是照明器具,也是传统节日的应时之物。它起源于西汉,自古以来便是节日和喜庆的象征。该书在讲解灯彩历史的同时,结合传统民间工艺,用特定符号诠释了中国灯彩的蔚为壮观。

远古时代,自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后,先民们偏爱耀眼的红色,认为它是祥瑞之色。灯彩巧妙结合灯与火,成为许多国人心中的吉祥之物。西汉时期,年节或婚嫁寿诞之日,人们会在庭院、厅堂悬挂灯笼,以示喜乐,这便是灯彩的雏形。农历正月十五之夜,千万盏灯笼争奇斗艳,将节日的祥和与喜庆渲染得格外诱人。历代工匠用心传承与创新,使中国灯彩在设计、绘制、制作等方面大放异彩。这彰显了一代代民族工匠的极致匠心,也折射出中国民艺的辉煌与灿烂。

该书沿着灯彩艺术诞生、发展、蜕变的历程,从灯彩的缘起、种类、历代制作特色切入,揭开了灯彩的神秘面纱。中国灯彩是民族智慧的结晶,精巧设置与写意点染都显示出工匠们高超的技艺。历经千年发展,灯彩艺术由简单到复杂,既美化了生活,又为百姓带去了美的享受。种类繁多,有宫灯、纱灯、吊灯等;造型独特,涵盖人物、山水、花鸟、龙凤、鱼虫等;创意新颖,除观赏价值外,还有启人心智的灯谜、供人赏玩的走马灯等艺术品类。灯彩是门综合艺术,将匠人们的丰富想象和高超技艺匠心独运地留存在方寸之间,生动映出世间的繁华与美好。它汲取雕塑、剪纸、国画、书法等国粹精髓,以光与影的完美融合,构筑出洋洋大观的艺术世界。

唐宋时期,灯彩迎来发展高潮,元宵节放灯观灯盛极一时,出现大型灯树、灯山等置景。花灯种类多样,有走马灯、孔明灯、琉璃灯、羊皮灯等结构精巧、装饰细腻的小型宫灯,还有形象生动的彩扎拟形灯,如灯轮、灯楼、棘盆等大型灯景。宋代更出现专门的灯市,供元宵节狂欢。至明朝,灯彩艺术达到鼎盛,花灯种类更加多元化。明清时期的花灯产业发达,涌现出苏州、福州、成都、北京等制灯名城。此时,除技艺高超的匠人外,还出现大批花灯收藏者,创作与鉴赏激情互动,共同推动明清灯彩艺术走向新高峰。

作为节日符号,灯彩洋溢着温馨,彰显着中国气派;作为艺术形式,它华美精致,是民间艺术的精彩呈现;作为精神意象,它圆润方正,象征家庭团圆与喜庆。该书将灯彩作为中国的特定符号,放置于大时代和百姓生活中,予以多维诠释。品读完该书,不仅让人们懂得逢年过节张灯结彩的意义,更深刻反映人们的审美情趣和高雅生活态度,让灯彩的倩影镌刻在国民心中。

中国灯彩美万家。“腊八”过后,年的节奏响起,新春的脚步渐近。迎新之际,赏鉴这本年文化读本,挂上火红灯笼,在炽热的亲情中,让灯彩的华彩涤荡去冬日的寂寥,照亮回家的路途。

## 当代知识女性的多面人生 ——读《流年当归》

高低/文

骆平的短篇小说《流年当归》如同一面清澈的镜子,精准地映照出当代知识女性在生活、职场和情感漩涡中的挣扎与奋进。它缓缓展开了一幅既多彩又真实的人生画卷。

骆平本人是国家一级作家、高校教授,多重身份的交织赋予了她深刻的洞察力。她既深耕学术又致力于文学创作,频繁亮相于各大文学期刊,获奖无数。这样的深厚底蕴为《流年当归》注入了丰富的养分。正如毛姆所言,作家更关心的是了解人性而非判断人性。骆平通过文字,细腻地呈现了当代女性内心的酸甜苦辣,而不作简单的评判。

书中的主角杜峻,是一位三胎妈妈兼女博士,形象立体鲜活。起初,她生活在看似理想的环境中:公婆帮忙育儿,前夫共同科研,经济宽裕,生活悠闲。然而,这平静的幕后却暗藏波涛。职称晋升的受挫打破了她的平静,高校职场的明争暗斗、闺蜜间友情的微妙变化接踵而至。但杜峻并未沉沦,在副校长许淳淳的赏识下,她投身学科建设的新征程。她像海明威笔下的老人圣地亚哥一样,即便伤痕累累,也要驶向梦想的彼岸,最终迎来了事业和孩子成长的双重曙光。

情节设置上,故事跌宕起伏,环环相扣。从家庭琐碎的温馨开篇,到职场风云的骤起,过渡自然流畅。每一次矛盾冲突都精心布局,层层递进。闺蜜间的反目将人性的复杂暴露无遗,打破了女性情谊一贯的温情滤镜,充满戏剧性又合情合理。职场晋升的桥段则紧扣现实高校生态,竞争、权谋、机遇交织在一起,宛如职场生存指南的生动演绎,深深吸引了读者。

语言特色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骆平的笔触细腻温婉,文字如潺潺溪流。在描绘家庭日常时,满是烟火温情,“婆婆系着碎花围裙,在厨房锅碗瓢盆间忙碌,烟火升腾中,家的温馨扑面而来”。谈及职场纷争、学术研讨时,用词精准专业,尽显知识底蕴,毫无违和感地穿梭于生活与学术之间,雅俗共赏。

从文学价值来看,《流年当归》为当代女性文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突破了传统女性成长叙事的框架,将家庭、职场、友情、爱情等多线融合,全方位展现了女性成长的复杂与艰辛。这部作品既回应了社会对知识女性多元角色困境的关注,又给予了女性力量,激励她们在流年中坚守初心、披荆斩棘。它如同一束光,照亮了女性自我实现之路,让更多人看到了女性在生活泥沼中绽放的华彩。它是当代文学领域探讨女性命运、剖析人性幽微、反映社会现实的佳作范本,值得反复研读和品味。

著名演员孙艺洲认为,《流年当归》既是一个高校故事,也是一个成都故事。浓郁的地域特质让作品散发出优雅理性而又生机勃勃的诗意之美,如同川菜一般多层次、多维度。著名作家阿来评价骆平:“作为70后作家的代表,骆平已经建构起了清晰的文学原乡。”著名评论家谢有顺也表示:“骆平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学者型作家,她的小说洞察世事、解析人心,在讽喻中带着人性的暖意。”

在《流年当归》的书页间穿梭,跟随杜峻的脚步,我们体悟人生百态,感受文字的魅力,更汲取了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这便是骆平这部作品的不朽魅力所在。

## 当梁思成“错过”梁思成 ——读《漫长的调查: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

禾刀/文

四川剑阁县与阆中市交界处的香沉镇上,有一座始建于元代的香沉寺。在香沉寺左山丁袱的题记里,竟写着梁思成与梁思永兄弟二人的名字。

1939年11月,中国营造学社在川康古建筑调查途中,曾到访香沉寺所在的剑阁县。营造学社于1930年2月在北平创立,朱启钤任社长,梁思成和刘敦桢分别担任法式组和文献组的主任。学社致力于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研究、测绘,以及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并编辑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1938年春,历经战乱的中国营造学社在昆明复社。同年8月27日,学社冒着飞机轰炸的危险,开启了四川、西康古建筑调查活动。此次调查历时173天,走访了35个县市,调查了730多处古建筑、古遗址,包括汉阙、崖墓、摩崖石刻、寺院、祠庙、塔刹等,并拍摄了3100多张照片。

本书作者萧易热爱地理寻访,对川蜀大地的古建筑如数家珍。十多年前,他惊喜地发现,梁思成先生的遗孀林洙女士手中还保存着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的照片。于是,他决定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

营造学社的田野调查异常艰难。当时,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加之连年战乱,国穷民困。虽然川康地区并非抗日前线,但交通、生活条件同样极差。考察团成员一路上与灰尘、阴雨、臭虫为伴。由于时间紧迫,他们只能沿着官道、驿道调查,因此错失了许多地方。

萧易的重走之旅,是对故人思想的再探索,对照片背后故事的再挖掘。他发现,除了飞来寺位于峨眉城边,四川已发现的宋元建筑大多地处荒野田畴,且以家庙为主。营造学社步履匆匆的考察,并未覆盖四川广袤的土地。香沉寺因远离考察路线,虽然梁思成、刘敦桢一行曾到访剑阁县,但仍与之失之交臂。至于丁袱题记中的名字,只是历史上的有趣巧合。香沉寺的建设者们不会想到,七百年后会有个同名的年轻人在蜀地寻找宋元建筑;而梁思成也未曾料到,他的名字会出现在梦寐以求的宋元建筑上。

八十年后,当年被营造学社探访过的古建筑命运各异。有的得到较好保护,如渠县的汉阙;有的被开发为旅游景点;有的则因种种原因消失在历史深处。萧易用20组新旧照片进行了对照,令人感慨万千。

萧易的重走之旅既是对过去的怀念,更是对前人严谨治学精神的致敬。民国时期的田野调查蔚然成风,营造学社的调查只是民国学者风骨的缩影。例如,1929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翰笙领导了无锡、保定农村调查;1936年秋,社会学家费孝通根据吴江的调查结果写出了经典之作《江村经济》;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王笛近年来出版的以成都为主题的研究著作,其信息源头也来自于194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在成都的社会实习。

回到开头的话题,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即使梁思成当年有幸到访香沉寺,受限于资料信息等原因,他也未必能识得香沉寺的元代建筑真相。但如果他看到丁袱题记中自己和弟弟的名字,或许会因这种跨越时空的巧合而会心一笑,为这趟调查增添一丝乐趣。